

渙奴之交殺奴之氣不必以媚虜加邊臣而
灰其酌時任事之心至于與虎酋訂盟使其
討奴自效以夷攻夷此救遼急着亦奇着也
然李唐趙宋往往行之取捷一時第虎酋亦
狙狡一介之使一紙之詔能取必乎虜欲無
厭預有要求何以應之既就戎索飽則颺去
何以制之今部覆行督撫僉議必得當以報
然職確謂奴所畏忌虎酋爲重以其爲遼虜
雄長也河東危急欲牽制奴酋我亦倚虎酋
爲重以其不甘奴之強大也無論合從之成
與否此時遼鎮當立遣能事通官招搖虜庭
往來講說風聲一播奴必遲疑觀變少假月
日而我援兵四集矣此亦緩奴一着也謹揭
○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武備事事單虛
招募須求實用乞

勅樞臣悉心計慮以羅將材以保疆圉事竊自奴
酋狂逞再陷開原盈廷合謀調兵遣將乃言
將無將言兵無兵以熙明全盛之朝有空虛

匱乏之笑職蒿目而憂仰屋而慨大都內外
之病有二焉封疆之臣急則連篇累牘號泣
呼天請餉請兵若瞬息不能忍死以待者迨
烽煙稍息便已弛然解體士卒不練偵探不
設未有開原一大鎮城總帥副將各官文武
林集賊至濠邊尚冥然罔覺一時奔逸一矢
一石不敢加遺且塘報屢聞徒云嚴行申飭
不知申飭果何事也此任封疆者之失其緩
急也樞筦之臣急則要大小臣工上書伏

闕若捧漏卮沃焦不可頃刻濡遲者迨遼報稍
緩便已頓然解嚴未聞講求戎器未聞諮諏
將材直至臨期欲調則憂脫巾欲募又苦不
及遼警一年有餘爲時不爲不久病痼而猶
忘蓄艾亡羊而猶未補牢此任樞筦者之昧
于緩急也卽如近日募兵一節會議已經數
月初意以科臣往欲復改爲部臣職聞江南
大俠及豪有力之人有蓄養結交死士數十
人多至百餘人者以臺省之臣設法招揀必

有響應卽不然而所遣司官亦必生長斯地
或宦遊斯邦交遊知識以類旁求庶幾猶得
中材若不過賚一紙之符付之撫按便可了
事則與昨歲調兵同一局耳又何煩司馬之
屬銜命而四出也至于通州爲

神京門戶數百萬軍儲在焉且自喜峯等路入
至州皆大道而極易達者故庚戌虜變御史
王忬首先提兵據守識者避之職曾議及于
此幸樞臣已採擇而行起李懷信駐劄練兵

爲肘腋犄角之勢乃不旋踵而改陞薊鎮矣
爲懷信計便安則得而曲突徙薪之言竟成
畫餅亦且奈之何也募兵之道先在擇將將
不得人以卒予敵頃科臣官應震條議欲以
罷閒將領中令其自帶家丁赴京聽用仍編
入京營卽將卽兵極爲善策職愚以爲凡各
邊廢將蓄有家丁者令其自報本處撫臣卽
爲咨送出關至關驗其士馬精強卽以原官
超陞一級爲援遼之用其不願出關但閱其

家丁堪用者卽以原官起用爲防備各邊之
需設此二科應有望風而至者近來起用廢
將賄賂低昂皆有定價與其用之于倖門孰
若用之于養士所謂破拘攣以鼓舞羣心莫
善于此若京營冷地陞官難于轉石恐豪傑
之士裹足未肯入耳科臣祝耀祖條議欲抽
選運軍一節卽可雲集此先臣于忠肅嘗行
之就近遴選計誠便速第一船旗甲正身僅
一二人餘皆僱募名曰外水每船不過七八
人皆盜賊亡命之徒職僨漕時擒獲大盜數
十人訊之俱此輩也凡所至之地村落雞犬
爲之不寧且烏合獸散最難齊一若欲用之
須擇一素有紀律賢將嚴爲約束而訓練之
求膂力過人投石超距者數千人可立而致
且聞奴酋大造戰船則天津水道漕運咽喉
不可不預爲水戰備卽募運卒爲水兵驚濤
駭浪固此儕所素諳人地相宜用之最當此
亦目前至要之着也職在營在漕皆身所經

歷故與二臣共爲參酌總期爲國家收實用
至于設誠力行喫緊全在樞臣頃讀詞臣張
鼐一疏慷慨激烈中所云奮發忠勇勵氣治
兵彈壓輦下督率九門大事請旨小事專決
呼吸行便宜爲根本作柱石者非樞臣豈異
人任乎主上旣漠然高拱若置金甌于度外
大臣身肩重任者動輒以候旨爲辭昔秦時
待詔司馬門三日不報遂至喪亡當此存亡
呼吸之時人人動色相告奈何不悚然思懼
恐也詞臣徐光啓所條上練兵守城之策悉
中機宜皆寔可見之行者連疎不報卽當事
者未聞虛心採擇見之施行奴酋兵行詭道
變幻恍惚所用皆中土人謀畫故大入大利
小入小利已有橫行不可遏之勢堂堂

聖朝豈乏智謀奇偉之士披肝瀝膽之談乃一切
厭棄言者與行者兩不相關任者與議者毫
不相顧天下事豈堪再壞耶職積久病乞身
未蒙允放方伏枕間念主憂臣辱復爲此痛

哭流涕之苦詞困憊中語無倫次不勝激切
待

命之至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鼐題爲朝論日紛國事
日迫懇乞

聖明獨斷以救危邊事職聞救焚者必須汲拯溺
者必待瓢遲之頃刻失將不救故曰時至不
旋踵者機也遼東之事日壞一日患在不能
赴其機去年以空虛無備而清河陷矣今春
以輕出寡謀而王師衄矣乃者又以廷臣補
救無方坐談束手而開原破矣職仰見
皇上速下經略熊廷弼而催令星夜前去是
皇上今日誠急之也然而廷弼之未能卽去者議
兵不至議餉不給也夫廷臣急之而

皇上緩之在昔已失先事之機矣乃

皇上急之廷臣緩之於今不已失後事之機乎本
兵曰募兵未集且去而當有兵也司農曰措
餉未辦且去而當有餉也廷弼不前去而聲

實喪於害成之口廷弼前去而孤身馳於草
創之場爲廷弼者且奈何哉然而廷弼身受
特簡仰慰

聖衷則其出關當不俟終日固廷弼分也職則以
爲廷弼此去其成敗利鈍非獨係其一身蓋
社稷同安危而舉朝共禍福也豈可不示之
成畫而聽其浪然一出哉夫人將擁百萬之
衆而制鐘鼓號令者其威靈聲望誠重而拱
護誠尊外以威敵而內以齊耳目故爲今日
計先當予之帳下親兵而令有所擁衛乃者
間諜獲而聞賊且以船入犯也則是曩者但
求足步兵今者又須添水兵矣前者止聞戰
於陸今且又欲防之海矣支左不能應右保
首不能全尾廷弼不早去一日而何以整頓
備禦鎮遼中軍民之心哉夫空手而入虎穴
雖裴度韓琦亦不能職願

皇上速下一

明旨諭京管提督速同熊廷弼於大教場內點閱

選鋒挑揀三千名爲經略帳下親兵而統以
叅將分以把總等官其三千人安家則於太
倉內支米或半年或一年以安其內顧之心
且米有用而銀不費又命戶部卽多方那借
數萬金付熊廷弼爲三千人口糧之費以壯
其行色使人皆知有從軍之樂而忘其出塞
之苦且天子之親軍而遞之經略則權重於
賜劍兵士屬帳下調度而又非驅之危地而
鼓舞於道途使四方聽召募者聞風而知新
經略之兵有安家有口糧有犒賞將人人樂
赴而集轅門也夫然後經略可以發號施令
展布壯猷戶兵二部亦且速以兵餉應遼急
而全遼布置有法矣此今日第一急着也第
此着戶兵大臣皆不能主張惟

皇上能獨主張之此機豈可再失哉夫漢以羽林
擊匈奴唐以神策征藩逆此古來舊事可行
也經略既有頭緒出關而後固京師重根本
皇上可以次第議行矣抑職更有進焉

皇上四海華夷所稟奉其威光者也其手中之魁
柄未嘗不操也意中之神斷未嘗不運也但
願每事卽顯然與諸臣共見之而喜可勸怒
可威以光明世界成振作朝廷夫然後爲諸
臣者躍然奮悚然懼散小羣以汲引人材合
大羣以扶助天子而天下治其不然者日復
一日上下相諉而天下亂職切靜夜思之

皇上奈何以至神極聖之君託聰明於不見不聞
而置羣臣於無可奈何之地諸臣在白日青
天之下日受中於昏霾迷霧而付其志於悠
悠忽忽之中是真今日之大痛也夫奴兒安
足爲社稷患哉

廟堂自壞之耳

皇上誠能斷羣臣之不能斷行羣臣之不能行將
內安外威而萬年無疆之福在反掌間誰謂
時事終不可爲哉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赴邊甚急望闕漸遙再
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頃以奴賊猖獗

皇上從羣臣之請授臣經略併賜臣劍使得便宜
行事臣感

聖恩之深且體

聖懷之急初六日陛辭初七日長行卽部議調兵
一萬隨臣出關強半盡餅而臣亦不能待矣
但臣行之後人情不同有不敢不慮者往撫
順之敗諸臣嘗急矣及賊去則緩以致清河
之陷而諸臣又急賊去則又緩以致三路之
敗而諸臣又急賊去則又緩以致開原之陷
而諸臣又急矣及聞賊去又私幸可旦夕無
事也此諸臣之情也其急而議兵議餉門面
之語豈不通融而及其緩則爭執如故當其
急而議調議募紙上之數豈不好看而及其
緩則寢閣弗題當其急而用臣催臣相需之
意豈不甚殷而及其緩則推卸不顧此又諸
臣之情也一一無逃於

皇上之鑒臣不敢誣也而非獨諸臣爲然也賊急

而急賊緩而緩卽而長賊而短賊然也
皇上亦然夫以賊勢之兇邁如此

皇上豈不內急於心特以我見急下且張皇而姑
鎮靜以示不甚緊要之意諸臣見其言弗聽
請弗從其謂

皇上不以爲緊要也而亦各以不緊要之心應之
以致今日之禍則聽緩急於賊而不知自急
之效也至今日而

皇上亦不得不急矣然而急之之事亦只是遣得
臣一人出關耳其餘急着如兵馬等項俱係
空文塘塞何曾有一實落只恐臣去而

皇上復緩不顧臣諸臣又緩不協力以顧臣臣之
一身有何緊要而危臣以危封疆併以危及
宗社則臣之所大恐而不得不于陛辭之日頓顙
額天預以情懇于

皇上者也臣願

皇上時時憂賊步步防賊着着筭賊急賊而亟下
嚴旨切責內外當事諸臣令各戴罪視事毋不敢

不急諸臣急而人人承肩件件奏手則臣自
不敢不爲

皇上封疆急豈惟臣一身之幸其自

宗社而下寔式賴之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急救遼陽事昨夜接得
經臣楊鎬揭稱遼陽重城萬分危急城中有
叛賊李永芳佟養性董國雲等親戚指揮王
衛國段光裕等十數家皆蓄有馬匹兵仗且
爲賊招兵內應欲要獻某城門且夕舉事因

調各兵不至只得檄賀世賢移駐虎皮驛李
如楨移駐瀋陽應援等情據此是瀋陽以北
皆已矣瀋陽以南且非我有而河東已去其
大半矣此時遼陽非得多兵急急救應必不
能保每閱兵部疏詞輒稱援兵見存若干續
調若干續調已出關若干總計遼左見在已
到兵四萬四千有奇臣方信以爲可幸支撐
及今早道臣揭報見在各項援兵細數實止
三萬三百餘名分撥設防開載甚悉是部疏

所云見在七萬有奇者虛數也又見部疏調兵一萬隨臣出關內除河南山東大同真保遠水難望外卽薊兵二千名昨據柴國柱稟稱原題山海薊兵二千前止撥三屯營一千春防事竣奉軍門明文撤回懇行三協慎選前去則此兵又是難望僅有宣府一千名榆林二千名爲見在耳是其所云隨臣出關者又虛數也夫調兵于近鎮尚且如此何況遠鎮薊遼總督與遼東功罪相關尚不調發何況他鎮昨見撫臣周有認罪一疏深得人臣守官之義而督臣安然若無事且近見明旨處置開除督撫字樣是身任地方者尚求脫卸而各鎮事外者誰肯上心必各抗疏阻調而兵部又恂恂不欲出一語與人爭看來疏云共調幾萬幾萬者不過只圖紙上好看得時得有援兵過關以救此旦夕之禍乎今遼陽已是萬分危急如此若此城朝失則遼鎮夕亡此三尺童子所能料者頃據經臣道臣

書稟哀痛迫切如火燒身如水沒頂如展轉待死而張口橋舌以求救其大意皆謂遠兵猝難指望要欲多調關內兵馬應援必不得已或將部議原調薊鎮兵數暫發遼陽設防救此急難俟各調兵馬漸到臣至地方料理稍有頭緒卽將原兵一一放還亦無不可至于京營兵馬旣稱選鋒必能中用先年經略視師動調三五萬隨行豈至今日三千亦不能往以及近鎮稍緩地方伏乞

皇上勅兵部作速調發刻期限到毋徒掩塞仍勅督臣汪可受顧總督薊遼之勅深思其義同心協力委曲調發急救遼陽此保遼左以保京師第一緊着也

○兵科給事中韋蕃題爲遼左奴氛愈熾京城患切剝膚懇乞

聖明大奮乾綱一洗積玩之習以保治安事蓋自奴酋蓄謀二十餘年一旦鴟張陷我城堡屠我將卒九邊精銳盡膏原野百萬生靈盡填

溝壑此皆李維翰養癰於前楊鎬潰決於後
二臣卽伏斧鑕尚有餘辜矣然輕進取敗者
鑄之罪而怠緩悞事鹵莽失筭在廷二三大
臣亦不能辭其咎也夫

皇上御極以來雖寧夏有哮變朝鮮有倭變西蜀
有播變然其稱兵皆在一隅卽有敗衄亦於
金甌之天下無損乃遼東何地京師左臂也
奴酋犯順甫一載陷撫順陷清河漸次蠶食
今又尅開原隍開原尅則必窺北關北關不
能支必折而入於奴自此直搗遼陽而廣寧
而山海夫孰禦之至於兵薄山海恐
陵寢未免震驚

宸居未免艱危職所謂剝膚之患者此也思及于
此卽并天下全力皆用于遼亦不爲過也非
爲遼也爲京師也奈何當事者之泄泄悞國
耶夫今日最急者莫如兵馬乃主兵者動曰
無兵不思昔日趙固小國也自長平一坑尚
能奮發爲天下雄今四海九州如許幅幘而

患無兵乎是在該部查往年征播征倭之例
飛檄調遣其誰敢抗焉蓋人心莫不具有忠
義如宣府之陰縱鼓譟百不一見者也徵調
而外莫如練民兵昔張魏公在川陝奏置利
夔二路軍于興洋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
丁取以免其徭役以縣官爲軍正而簡閱之
不半月有兵二十萬况燕趙多慷慨勇敢士
誠師其意而善用之則畿輔左右在在皆銳
卒矣前者募兵之議本宜專遣科臣乃倏而
改司官今因事體不妥又改增科道四員就
此一事不知費畿畝曲折本兵應變之才大
都可睹矣使及今列名上請旦夕得

旨猶以爲遲若避人言而爲首鼠兩端之說竟何
濟于緩急哉職以爲兵可募也亦不必限定
四省也卽十三省皆宜有勤王之師而土司
兵馬強銳尤可借爲一臂之用大率欲勦奴
酋必得精兵二三十萬如撫臣周永春之言
而後可儻猶拘十萬之數恐不免效前車之

覆耳師行糧從餉之當預備也審矣今司農
議及加派議及括搜議及捐助議及那借可
謂殫力盡心矣然所執者猶數米而炊之見
無破格非常之舉慨自遼左失事大小臣工
無不以發帑爲請然諸臣請之愈力

皇上持之愈堅卽伏闕哀懇所徵者前不過十萬
後不過三十餘萬耳查得戶部歲進大內錢
糧六百餘萬已入者雖難復出未入者尚可
議留如雜料金花等項計臣肯力請一二百
萬俟東事寧日再議補進

皇上未有不樂從者諸臣業屢言之柰何舍此不
圖惟以發帑一說塞

皇上許多好念悞目前許多好事耶至于勸助一
節上自親藩下及百官皆有定議而勲戚之
家世受國恩往往層臺激波動費數十萬金
此亦當割有餘以紓

聖明宵旰之憂者也然本根之計尤在用人嘗考
世宗朝首重邊才故干城之選輩出今此道不講

久矣蓋邊外與腹裏不同勝此任者必有颯
馳電掣之才有掀天揭地之畫有顛倒豪傑
之用有投醪挾纊之恩原非硜硜清慎者可
以了事今遼撫周永春經臣熊廷弼皆夙負
異才卓有時望兩賢共事必能辦此惟願和
衷協志毋蹈互相矛盾之前轍可也抑臣尤
有感於今之時事大類宋之季代然宋室雖
弱內而運籌尚有李綱趙鼎諸人外而將兵
尚有韓世忠岳飛諸人今觀在朝所稱如李
趙者有幾摸稜度日不止伴食中書鎮靜托
名何殊誦經閉戶聞奴入則脚亂手忙奴退
復怡堂樂禍忘外侮而爲穴中之鬪緣私憤
而馳局外之譚誰有枕戈待旦以圖雪耻者
耶外而將兵所稱如韓岳者有幾謀勇宿將
已青沙漠之燐仗鉞登壇半屬統袴之子無
捐軀裹革之忠而托病求去者不以爲非無
共勉敵愾之義而代題規避者自以爲是夫
然則內外兩無所倚

皇上深居九五直孤立耳事勢至此不知當何如
焦心極慮圖挽回之策而猶然息緩如故天
下事尚忍言哉

皇上誠毅然勵精躬御文華召見在廷大臣問以
兵食如何足戰守如何定將兵將將之道如
何操凡諸臣章奏可採者卽見之施行海內
豪傑可用者卽與優擢正悞事諸臣之罪以
洩衆憤庶幾卧薪嘗膽有備無患可以轉危
而爲安矣職新荷

聖恩備員桐封之使漸遠

天顏敢竭芻蕘如此

四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處餉之弊宜防耗餉
之孔宜塞敬據管見以佐末議懇乞申飭以
責交修事職惟國家歲入額餉不過三百六
十萬兩而九邊之取給者則三百八十萬兩
有奇計今拖欠各邊額餉已多再積數年缺
額不以歲計乎夫使邊兵終歲枵腹何必夷
虜內訌我兵卽我敵矣况有遼事以來費者

已三百五十餘萬而今之議調募者八倍之
自非歲入以千萬計曷克有濟而茲以加派
合之額入僅五百餘萬其他若搜括若捐助
總屬竹頭木屑非有不竭之源寧供漏卮之
費故戶部尚書李汝華有遼事萬分危急軍
需萬分難繼一疏列款以請奉

聖旨這所奏諸款有裨新餉依議作速舉行着各
該督撫巡按等官嚴催起解以濟急用遲者
叅處欽此仰見

皇上軫念疆圉留心國計至周悉矣部議除滑縣
之屯積已經解訖無容別議其餘操江河稅
兵餉攤派加徵存積等銀原係登報循環按
籍可知故欲摘出一半解部備餉夫旣按籍
而存似可探囊而得然歷年旣久更手亦多
或多那移之用或填侵盜之窟或飽蠹胥之
橐查盤則巧作彌縫事過則仍歸烏有豈曰
盡然亦或間有設法追補則地方之責也稅
契原無定額乾沒寧保必無且已願推收者

必不樂輸未及大造者孰肯先納此項獨饒
於南直休歛等縣作何招稅則有司之責清
查漏解則監司撫按之責也屯田不許軍人
變賣例也既有無力告退換名給帖之令豪
強之家意圖兼併得無有不俟告退借言納
則奮臂攘奪者乎寺田不許寺僧私賣例也
既有告明找納給帖承管若再抗違隱匿聽
從別找買之令勢豪之家志在鞵錦得無有
賄買奸僧借心隱匿展轉生事者乎設法嚴
杜亦地方之責也至藩屏郡邑捐助之議正
撫臣周永春所謂各司府州縣正官暫着省
交際諸費猶愈於扣民皂工食意也近中府
會議之日有謂撫按表率一方應其自輸藩
屏而下宜遞減故該部議爲畫一之規然以
職計之藩屏亦有久近脫履任伊始安能取
盈必前後通融庶可協濟若郡邑交際公費
條編幾何今或責以四五百兩或二三百兩
賢者誠不難損已以益上不肖者安知不借

公以行私或擾及大戶或差及典舖或稱貸
費物或灑派丁畝所裨益公家者僅錙銖所
腴削民間者已尋尺今三吳東越已幾陸沉
黔服畿南并罹灾沴正供猶缺額已奚堪謂
宜轉行各該撫按細加廉察如有藉口捐助
騷動閭閻者卽從重叅論庶加派之敝民猶
不至重困也職所謂防處餉之弊者此也至
遼之用餉更有可議焉糜三百五十萬金錢
曾不能爲國家護一民捍尺土而反以殉數
十之城堡數萬之生靈然使餉爲兵用猶之
可也實則有大謬不然者卽以職鄉浙江兵
言之所計三千六百餘名沿途旣無行糧該
鎮又無犒賞至遼之日已逼師期當卽驅之
深入逮月餉至牛尾寨而各兵已作河邊骨
矣餉爲兵而設而兵不蒙餉之實恐不獨一
浙兵然也陳維翰一遊擊耳聞警卽遣家人
挾貲而遁當被經略楊鎬搜出整錠銀一百
五十兩自非尅減何從得來則自叅遊而上

下槩可知也設使大將有椎牛饗士之風按
續投醪之惠烏覩此乎聞遼軍有謠曰達子
到門前總兵還要錢則遼帥躬以剝軍爲首
倡又不獨一陳維翰然也且又不聞以一道
臣而携金入關者以四萬計乎卽令遣發行
李之後頓令轄門蕭條者豈皆空麓乎是不
獨將領然也自有客將客兵徒滋騷擾之說
故當事者主以遼餉募兵而不知奴酋奸細
已窟穴其中矣先是杜松半渡渾河忽有騎
兵從中鏟斷皆此輩爲之祟也今據遼撫之
報又從新兵中捉獲三四人俱係奴酋差伊
打探者恐此輩日繁有徒未經捉獲者尚多
也不幾以招兵爲養寇乎且有領過安家旋
卽逃竄者更有倏而報名于此又倏而詭名
于彼一人而兩冒安家雙糧竟不得一用不
幾以應募爲騙局乎近據舊餉司郎中馮汝
京造報兵馬文冊開原一道官兵尚以萬計
馬騾亦尚以六千計而馬林之援遼者不與

也乃寇至直入若開門而揖之者然豈載千
載萬僅存空名而覈馬覈兵止修故事耶又
據新餉司郎中單崇揭報內稱戶部所解三
百餘萬餉司止收九十九萬九千餘兩關內
關外各分留者共一百七十餘萬兩夫有收
有放此餉司事也分留難作新收開除用何
名色卽謂事迫不防通變乃濫觴何至於斯
茲部議新餉必發新餉司一切軍興之費必
至餉司支給卽薊鎮應用新餉不至遼左者
亦必知會餉司總聽經略查覈似矣惟是兵
馬虛耗之數非經略一耳一目所能周知必
速允閱視科臣姚宗文星夜出關振肅軍容
簡核軍實一切積蠹咸與維新庶有一兵一
馬之費卽得一兵一馬之用計一歲中節省
軍需當以百萬計

皇上愛金錢自不當愛官爵耳宣慰熊廷弼旣改
經略卽以宗文充宣慰使尤爲今日第一議
又何濡滯也職所謂塞耗餉之孔者此也蓋

處之難自不得不耗之易

皇上所當亟下戶部一併申飭以責交修者也若欲士飽馬騰爲久安長治之策計莫便于開水利修屯政職與詞臣徐光啓商確數四斷斷可行特治標之時未遑本計容職另疏申請至今日之急着惟有發帑而已蓋

皇上數十年來受病處惟此好貨一節未有病根不拔而百體泰然者誠立發帑金五百萬專備東征之費則外可以消狡奴窺伺之隙內可以戢奸雄睥睨之私上可以彌天心譴告之災下可以寬萬姓橫徵之慘職前疏請皇上臨朝發帑下詔罪已冀二三大臣躬率廷臣叩闕伏闕而舉朝泄泄無有應者昨有語職曰說者謂此事萬難得之

皇上徒取厭耳嗟乎是何病入膏肓不下頂門一針第欲以平和之劑爲解救有不至立盡者幾希此誤國之尤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經臣幸已出塞閱臣

尚未蒙差敬陳不可不差之故以聽立沛
俞旨事頃遼左之役

皇上于經略熊廷弼之陞辭也除賜劔外既賜銀
兩又賜紵絲三表裏內飛魚二端從來寵渥
使臣未有如此之優者顧經略行矣

皇上得毋謂經略行他更無所事事耶廷臣之爲
皇上忠謀者得毋謂經略行兵馬錢糧且付之姑
徐徐云爾耶夫奴雖暫退尋且卽來往時遼
急與急遼緩與緩我君若臣皆然恐經略在

都門則急與俱急出都門又緩與俱緩我君
若臣母乃再踵故習乎夫遼事敗壞全坐緩
之一字今若再緩將遼危而國危禍不旋踵
矣司馬主兵母得墮經略優柔之誚司農主
餉母得墮經略執拗之譏料各閔閔皇皇臣
姑不具論唯是經略雖行而閱視無

旨未有姚宗文之不可不差特盡言于

皇上者蓋以兵餉言之尺籍千名實僅數百尺籍
萬名實僅數千部司支餉止憑各道掛號文

冊其虛實無從而知也各道掛號止憑將領
開造文冊其虛實無從而知也故若兵若餉
非閱視誰與覈此者以功罪言之將卒但能
斬馘請爵請賞急須奏聞乃必待行勘必待
彙題爲日已久毋論激勸不蚤而首級詐冒
弊亦叢生至陣亡當卹自劉杜潘三員文武
尚有數輩武官不下百十輩盡宜查實酌卹
以示鼓舞內地之密與奴通叛逆之見在奴
穴者盡宜查實族誅以示震摺故若功若罪
非閱視誰與覈此者夫閱視其小者也臣謂
宗文直當假閱視遼左爲名而以宣諭北關
爲實奚以明其然也蓋開原被攻時北關曾
走使先期密報以便預防鄭推官乃不惟不
信且鞭箠之已而賊兵果至北關乃出兵二
千餘往援聞已失陷未及城而返臣竊長歎
曰九邊兵奉

旨徵發千難萬難以至鼓譟北關與奴爲隣應且
憚奴乃以中國恩爲不可負極力相援豈非

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由此推之孰謂北關之甘爲奴用而不爲我用哉曾有言三路之敗北關陽助我而陰助奴者此多屬奴詭計佯言疑我而使我之不用北關也今我于北關若不急勅褒嘉多方撫慰則旣虛其前日赴援之意必阻其後日嚮往之忱恐日後北關力弱不能自完究以其爲我用者爲奴用矣不寧惟是北關與虎酋新婚正可藉爲因緣與相聯結夫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長爲奴所忌奴業以卑詞厚賄聯屬諸酋而虎酋獨未入其牢籠恐日久我不用虎酋奴必用之矣卽宜

特旨布以恩信借爲聲援卽虎酋不遽爲用亦得疑奴以緩奴之來而使我得從容整頓以防禦奴說者曰彼經由我地則恐其假道取虞彼如欲我兵隨之則恐其誘兵入陷臣謂直令從開原自往則虎酋可用矣說者又曰慮虜藉此爲名東西相合耳不知我不用虜而

虜欲與奴合誰能以一旅間之一塹限之乎
不用而不合用之而反合無是理也說者又
曰儻西虜已盛矣如勝奴後益張不可制去
虎進狼奈何不知虜卽攻奴能以一二千騎
卽取奴首領歸耶或殺傷相半勝負未可知
如幸而滅奴虜之兵力什減七八卞莊刺虎
之譬具在也獨念以若所爲或遣弁流恐不
習詩書多饒勇藝而少心計語曰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惟士爲然臣竊謂非宗文不可彼
長才大略聰慧異人若假以閱視而行宣諭
必能善爲說詞以不負此行者夫兵事貴謀
而淺戰又曰太上伐謀卽如奴酋奸細在兩
河者其夥黨誅之不勝誅或視其肝膽智力
可用且肯爲我用者免其一死利害恐之恩
信乎之我欲間奴卽用奴爲間此則以我之
謀伐彼之謀卽不必宗文可饒爲者而宗文
到彼亦獲與廷弼上下其議論總之爲

皇上計封疆計

宗社非爲宗文計一官也抑臣更有進此者焉武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不言治臣而言亂臣蓋
戡禍定亂另有別材今禍亂將及戡定爲誰
夾袋之中儲材最急取膽力氣魄之攸裕而
小廉曲謹不必拘取聰明靈變之攸長而曲
疵微瑕不必問取區畫謀略之堪資而糾彈
計察不必論取才能技藝之多辦而資途俸
序不必泥蓋溫文馴謹之有餘不過太平臣
子而議論丰采之獨勝方爲戡定先資某人
宜何職銜某人宜何事任吏兵二部趨蚤料
理趨蚤安排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桑牖戶
矧已在陰雨之秋乎譬如熊廷弼若用之去
歲或可無三路之敗卽不然用之今春或可
無開原之失今事勢窮極而後乃用之料

皇上亦以爲晚矣故文如張鶴鳴徐兆魁許弘綱
徐光啓楊鶴劉時俊袁應泰等武如張懋忠
于世楨劉渠周世祿張聰等或係見任或係
家居或用之京中或用之塞外皆須安頓得

所委任及時遷者超格而遷補者超格而補
科道諸臣亦應各舉所知投送二部二部訪
實疏名公請一旦有事如取諸臣卽如薛國
用張鳳翼韓原善皆夙負才望乃以用之不
早至臨時或以疏辭或以募兵緩不及事此
亦目前殷鑒已夫以

祖宗之靈

皇上之急臣乃過爲不然之慮而出不祥之語臣
死罪死罪獨臣痛哭流涕而不得面

天顏一請安攘之略乃因姚宗文當用而槩及用
人若此

○督餉戶部侍郎李長庚題爲遼警益亟餉務難
支懇乞

聖明合官府酌損益以濟燃眉以綿國計事職本
庸愚謬膺餉務日者海陸運事具疏陳議月
餘未蒙俞發誠知疎陋無當

廟謨職方踧踖待罪及接准本部咨稱每歲遼左
本色計餉約至六十餘萬職虞一時措辦之

難懼切飲冰無何而開原告陷遼勢剝膚則
遼餉燃眉矣夫所謂餉者不過本折二款耳
以言折色則如派地畝原非獲已其已解發
者十之二三其未至者計令全完亦不足一
歲之支舍此之外別難再求于民間矣以言
本色則漕糧根本重計議及截留已非定策
此外收納召買遠則登萊連年災稔之後物
力易窮近則薊永兵馬經過之煩皮骨向盡
其計亦甚詘矣而運道祇海陸二策耳陸則
車馱責辦其脚費反倍于糧海則風石可虞
非重募誰能用命二者之難俱若此也職竊
伏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餉果足也何難
于兵海陸之間商賈經行不過逐熙攘之利
耳若價果厚何難于運而今太倉竭矣民力
窮矣他如搜括捐助條議所及職部自當次
第議行但分而取之銖計寸釁動至經時合
而用之十萬千金盡于一日職于計曹爲司
屬者一十三年濫叨此任又數月矣反覆思

維惟有內外官府之策可爲通融而已職查會計錄國家每歲本折所入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萬餘入太倉者除本色外折色銀兩止四百萬耳其內府之六百萬如金花子粒而外餘皆絲綿絹疋蠟茶顏料之用也

祖宗朝用度節省後漸有加間准改折以濟邊今皇上御極四十七年其節年所收陳積紅朽何裨于用若以應解內府本色改折一年發之外

庫來歲仍解內庫是在內庫支舊節新不過通融于一歲之入而在外庫改本爲折可足用于數百萬之支在

皇上一轉移間也卽如金花一項會計錄開係國初折糧銀也原解南京武臣赴領常俸邊境緩急亦有取給後改內庫專供

御用當此邊烽告急失地陷師宵旰隱憂宮中百務諒可節省若以一季停緩便可募數萬精兵推此如陝西之羊絨江南之織造等項稍

停一年何損尚方委積古者敝袴以待有功
紫貂以賜將士在戰國宋君尚然况漢高帝
皇上追踪三代者乎又如各省之弓箭弦條軍器
等項職歷外省日擊其造費虛糜且奸弁爲
弊累歲未銷若盡改折色以修器械不猶可
壯神器之實用耶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以
百姓之力取之甚難以

皇上之力節之甚易若計不出此則先無餉矣何
以募兵兵卽募矣而無餉以養腕中之變立
見也先無銀矣何以僱募舟車僱募不得而
強民以運則揭竿之變立見也此必至之情
非漫度之說也夫言及內庫近于

皇上所厭聞然連年天下之窮正以內庫外庫總
皇上之財攘外安內咸公家之用茲虜勢匪茹連
戰俱勝勢在剝膚計無他出今日暫改之外
庫而天下安天下安而內庫何患不足職望
皇上計其大者則小費不足惜也計其遠者則目
前何嫌出也職佐民部專司軍餉外供不足

而軍變責在職內徵大急則民變責在職職
一官何足惜而遼左之安繫于兵兵力之足
繫于餉關係何如可緘默耶及今發之似已
爲遲及今不發則有瓊林大盈之往轍可鑒
爲此不憚瑣瀆一面待罪一面待命伏惟
聖明自爲疆場爲

宗社計也爲此具題請 旨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題爲飛報萬分緊急賊情
事職方司案呈兵科抄出遼東經略熊廷弼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賊攻開原先期全無偵探以致救援不及屢
衄之後猶怠玩若此經畧鎮守及將道等官
豈能辭責失事情形着嚴查叅奏熊廷弼韓
原善催他星夜前去發兵援救該部便作速
議覆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熊廷
弼已經起程韓原善已催赴任并失事官員
行巡按御史查叅應援兵將另疏調遣外爲
照奴酋自三路得勢我之虛實強弱盡被識

破奸細內應實煩有徒我之謀欲守開原奴所知也我之力難守開原亦奴之所知也攻我所必救侮我所必亾奴豈不兩者心戰而故趨利百里之外苟在事文武諸臣殷鑒覆車不忘反戈之仇嚴明偵探守備豫具則或迎敵以挫其鋒或設伏以擊其惰或堅壁以老其役何施不可逞志而奈何計不及此也當其聲犯靖安時馬林于化龍二帥空國而屯師遠郊義不反顧已大失策故奴得行其

直擣魏都之計李如楨輩復擁兵小團山自全畏奴甚于畏死最爾孤城壯丁有幾望其以空奉支萬餘賊兵幾何不潰而同揖盜耶曩奴之不敢徑犯遼陽者徒以開原爲之梗不得遠通西虜遠圖北關若開原去而西虜北關皆爲奴用遼陽孑然一孤注耳奴又何愛我畏我而肯忘我也經畧熊廷弼行時語臣必先修復開原臣甚躓之抑聞唐之禦突厥也以河爲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外尹

鐸之守晉陽也先保障竊以今日爲守遼計
高壘深池枕戈鳴斗守也烽哨遠密多設遊
寨左右聲援亦所以爲守也吊死扶傷撫循
士民令人有固志亦所以爲守也總之則以
師武臣力爲第一義然而兵不衆則勢不壯
餉不裕則師不飽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今而
後選將調兵刻期徵發臣部事也臣不敢不
自策同心共濟協力勤王在廷與各鎮事也
臣願與諸臣策之而更進一策于我

皇上下奮乾綱獨持魁柄有人必用無請不從則
廟堂之精神一振而封疆之氣色自新于以威
虜安邊可計日矣

○刑科給事中周之綱題爲時勢危難已極
聖心振勵無機懇祈

皇上下奮乾威並舉新政以保國祚以定人心事
臣需俟六載方拜一官業叨桐封之役陛辭
而行似可無言然恤緯有心揮涕無地安得
默默以處于此昔谷永對帝曰王天下有國

家者患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
今奴酋猖獗破城殺將如刈草管自開原陷
敗瀋遼之間且岌岌矣開原固我腹內扼要
重鎮不止如撫順清河臨邊屬堡廼虜騎長
驅直薄城門無事攻尅斬關而入以
祖宗開拓之疆場任胡馬之縱橫將

皇上百萬之赤子供逆酋之尸俎若此虛談張天
必至闖逼山海恐

宮闕

陵寢皆爲動搖不知

皇上能據大內之地堅壁而守否能持尺寸之鐵
揮戈而禦否能以婦寺作先鋒否能以黃白
募軍士否雖社稷有靈萬不忍言然一小醜
逆我顏行遂拱手而以三韓麾之黠酋三分
五割明明已見尚不謂之危亡耶

皇上尚充耳付之不聞耶臣敢無諱而竟言之朝
廷有三愆臣子有三過邊臣有三敗焉

皇上靜攝幾三十年九閩邈隔真如神帝不可探

問無論紀綱法度破篋廢殘人心土宇蠶食
瓦解卽今一人高拱撫此金甌天下者非此
大小臣寮劬勩之人乎以揆地僅一注孤進
退狼狽始得邀枚卜之旨茲尚遲留不卽黜
用豈其慨仁賢之寥落姓字未協于夢卜又
豈其思調燮之重任淺資難獵乎大物然寥
寥數人一日瞭然誰果揀時幹濟之材誰免
糲稜伴食之誚當默默

簡俞以杜熱中奈何猶然泄泄也至大寮半空轉

相代庖前者樞部左右之推若急在燃眉隨
手欲撲今已數月未見脂車雖如熊廷弼雄
才威望久破奴膽及開原再陷始有經略之
命姚宗文英識勁節風高瑣闥日頻煩啓事
未見閱視之旨况禁錮林下棲遲謫籍者業
已夢斷賜環何望投袂而起堅距若是緩急
奚賴焉臣所謂恡于用人者一言路者國家
耳目今章疏一投如沉淵海連篇累牘未塵
乙夜之觀積案盈筥皆落宦寺之手昔

祖制曾用科臣輪直紀簿以防奸蔽茲任其遲速
沉匿莫可究詰卽如臣咨淹滯七載差不數
人人不數下重咨疊浪彈冠無日見在侍從
者能幾何人縱披肝裂膽無不人人靖獻而
填耳塞聰無不人人厭薄直臣久錮于囹圄
金雞不聞乎肆赦以故省臺剝削慘淡無光
臣所謂恡于用言者一人君以四海爲富賦
山筦海誰非吾有若必銖寸緘扁如守錢虜
吝不忍予言之欲嘔

皇上數十年來鏟削金穴已拱北斗雖漢靈帝之
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何以過是惟茲積
癰蘊火疆隅召變近者發帑四十萬窮搜慳
澁之狀苦于告難初亦有計及者云

聖上窖銀囊金此是生平一癖不如漸緩以疏別
事今遼事猖獗禍侵堂奧血肉橫沙塲之上
已作餓鬼介冑急纓冠之袪豈堪喻風

皇上肯再發帑數百萬固所深願或未必得如內
稅可留金花可借凡得矯詔從事者聽庶幾

其稍救療云否則借寇齋糧必非已物有拱
手奉之耳臣所謂恡于用財者一人臣委身
事主時值安寧且懷永慮况當艱危寧忍袖
手昔李綱曰近年以來所用之人慨然敢任
天下之重幾人無事則小廉曲謹忽有擾攘
遂愕然無措手足不過以天下憂危之重諉
之人君而已此言此時大都類是閣臣燮理
無能人言叢射日出催揭皆游衍故套未見
鐵肩扛鼎幹旋一事卽如樞臣非不歷練邊

情當此敗衄疊報亦復左右顧瞻不見掣電
呼風運籌決勝之略諸所催請皆屬望梅聞
會議時言兵言餉彼此爭執無可奈何而退
此則因循觀望之過也士大夫居官礪節儘
可自樹憂國奉公何暇自謀迺今日羞遲鈍
而競詭捷忘職業而喜功名一缺之出有如
逐鹿奧援之少未免積薪當事者亦復窺矚
其間時有趨舍前者有去國之人出門追索
嘖嘖且多口矣若使秉銓有主用舍之間當

自不輕如薛國用之避難不得不削級示懲
但却步于舊讐則老馬識途反以投用卸責
韓原善之推轂不得不接手急用及遷延于
出關則危巢全卵且借召募逃生此則營求
規避之過也議論者國家之脉理邪正者世
道之安危向者正人君子不憚撩虎鬚以撥
白日幸而奸黨羽鍛此正君子道長時也卽
有二三匪人浮薄多言線索相牽本爲公論
所唾者惟恐無識之人遂妄加揣摩若遠分

左右之袒復將有異同之漸人亦惴惴惟恐
着脚稍偏以起觔重之嫌不知大道爲公有
何異意時事多艱豈忍渙羣臣敢以虛中聊
爲點破無使旁觀多猜局面分岐此則附隨
矯激之過也至于邊疆廢弛已久特逆酋蓄
謀先發其鋒昔班固曰夫邊城不選守境武
略之臣修障燧備塞之具恃吾所以待邊寇
而務遠行貨賂以信甘言守空約幾胡馬之
不窺不已過乎今各邊大都若此一則在訓

練之不精東西兩河額兵原有數萬勇悍精
猛本充諸邊飛揚跋扈之氣乃將官或餌于
貂參或徇于市賞兼以奸人潛通竄爲謀帥
不獨如佟李逆賊甘心反叛已也且無論酋
之凶逆近如虜至杏山高平或擄宗顏之弟
或掠經歷之官亦從來未有者假令防禦之
密城堡在在守衛軍卒人人練習虜去則堅
壁自固虜來則戈騎勦追何至此破彼陷東
突西衝一至于此非其致敗者耶一則在

人心之不調夫師以和克以爭敗前三路敗
勦雖各將膏身原野裹革死難然頗聞平日
以用氣相凌厲以分權相齟齬舊歲杜松與
賀世賢不能相容甚至道將相左矣甚之經
撫異意矣今制臣且與薊撫以一武弁開嫌
矣第臣子當多事譬如頭目之與臂指共相
護衛搖首者固多自用之過杓鑿者亦有中
阻之嫌慈軟當關者額頭已爛獻計方收固
無關萬里之保障剛刻好競者胸盤鱗甲口